

武侠故事  
幻剑书盟  
<http://www.hjism.net>



# 灵剑飞龙

Ling Jiu Fei Long

刘建良◎著  
英雄、美女、阴谋、霸业  
身怀绝世武功的他将会在这个香  
艳江湖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？



0010



# 灵 就 飞 龍

Ling Jiu  
Fei Long

刘建良◎著

广州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灵鹭飞龙 / 刘建良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80731-125-8

I. 灵... II. 刘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5460 号

---

**书 名/ 灵鹭飞龙**

**出版发行/ 广州出版社**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: 510121)

**印 刷/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**

(地址: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官桥村 邮编: 511447)

**规 格/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8.5 字数 350 千**

**版 次/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**

**书 号/ ISBN 7-80731-125-8 / I·24**

**定 价/ 25.00 元**

---

**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** 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## 1 第一章 骗局

青龙会一击成功，三方均势打破，江湖风云立起。仇自雄年纪虽小，眼光老到，知道铁血盟这块肥肉，青龙会、群英会一定会拼死抢夺，铁血盟注定要灭亡，他回去只有死。而一灵懵懵懂懂，却一脚踏进了热油锅中。

## 14 第二章 铁血盟

一声令下，数千铁血健儿齐声呐喊，犹似山洪爆发，天崩地裂，声势之雄，叫一灵仿佛置身恶鬼滩激流之中，心中顿时一振。古威、辛无影并肩在前，一灵、绿竹紧跟其后，身后便是数千名铁血弟子。

## 29 第三章 美女雌英

她本是个极美丽的女孩子，只是平日太过冷傲，这时感激中微含歉意，女儿家柔美的一面，展露无遗。一灵与她眼光一对，心中怦地一跳，慌忙低头，心儿却如一只小鹿般，蹦蹦地跳个不停。

## 42 第四章 群魔混战

李青龙退了两步，一灵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“苦海神灯”在心中映出，手一伸，一把抓出。随着一声痛叫，满场惊咦四起。李青龙一个身子直退到台边，一部白胡子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在一灵手里。

## 62 第五章 火烧青龙

便在这震天狂笑中，一灵夹手夺过一柄长剑，身剑合一，一剑向李青龙刺去，两人相隔的距离足有十余丈，但一灵剑招说到就到，剑光一闪，剑光已指到李青龙喉前。去势之快，电闪雷鸣难以相喻，使的正是“回头是岸”。





# 灵鸢飞龙

## 目 录

### 78 第六章 巫山狐女

狐女哼了一声：“亏你跟师父学了多年的天狐媚术，这点小事也办不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要保持女儿身，有些事做不了，这样，你先试试，不成时，带他来看师父，我就不信，天狐媚术下，会有不低头的男人。”

### 99 第七章 阴魔情魔

这女体的腰极细，极浑圆而柔软，由腰往下，慢慢扩张，过胯部一收，然后直到脚踝，两条弧线组成两条美腿，完美到极点。并拢的两腿之间，竟无一丝缝隙，双腿之圆润丰美修长，实难以言语相形容。

### 117 第八章 魔海情天

平时感情含蓄不露的人，一旦动情，便会势如烈火，不可收拾。水莲柔正是如此，她的吻是如此之热烈，抱得一灵是如此之紧，较之金凤娇，至少要强了一倍还不止。她的热烈激起了一灵更大的激情，他的身子开始燃烧起来。

### 134 第九章 摄魂大法

这一瞬间，一灵体内同时打开两个世间，两个恢宏博大、瑰丽多彩而又完全陌生的世界。他看到了阴魔，也看到了天龙，这两个绝世之雄的一生如闪电般在他脑子里掠过，他们一生的经验、智慧、识见、武功，也在这一瞬间全成了他的。



## 148 第十章 阴谋

三女施了半天刑罚，眼见一灵不仅不以为忧，反而大以为乐，顿时都泄了气。水莲柔道：“这个无赖，我们拿他没办法的。”万小霞撅起小嘴，道：“就是，大哥要赖天下第一。”

## 162 第十一章 七夫人的钗

她穿着白色的裙衫，梳着三丫髻，全身上下，没有一件装饰品。看不到她步幅的摆动，仿佛她不是在行走，而是在飘移，脚下不是石板，而是碧蓝的海水。她站在一朵洁白的莲花上，飘飘而来。

## 178 第十二章 天外灵鹫

便在这时，猛闻一声鹰唳，随着叫声，一只巨大无比的金鹰俯冲而下，掠过街心，一把抓起一灵，冲天而去。这种变故太突兀，看着转瞬飞入云端的金鹰，所有人都呆若木鸡……

## 195 第十三章 五派之难

他声音虽低，有心人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，顿时人人色变。少林号称武林第一大门派，弟子之多，好手之众，江湖无出其右，现在竟有人老虎头上拔毛，而且寺中好手还拿他不下，那是什么人？

## 210 第十四章 飞天教主

李青龙不应声，看着他身后，一脸惊慌。紫霞奇怪起来，转头，猛地大吃一惊。一灵不知何时已站起身来，一张脸，正贴在他脸上，双眼喷火，几乎烧得他眼珠子痛。



# 灵鸢飞龍

## 目 录

### 225 第十五章 营救掌门

“啊。”一灵一声狂叫，怒发冲冠，猛冲而上，他继承了天龙及双魔的全部武功，身手已到了不可想象的境界，此时挟怒而发，更是惊人，几乎脚一抬，身子已到了仇自雄面前，一爪抓下。

### 242 第十六章 泡上寒月清

寒月清也担心他太过自责，这时正偷眼看他，恰好就看见他傻笑的样子，顿觉又好气又好笑，哼了一声，心头却也不自觉得甜甜的。

### 259 第十七章 颠覆

“啊呀！”寒月清一声叫，满脸通红，生死关头，柔情无限，什么话都敢说。此时重见天日，可就害羞了。将脸埋在一灵颈后，咬着牙轻轻地道：“好一灵，别着急好不好。求求你了。”

### 271 第十八章 江山美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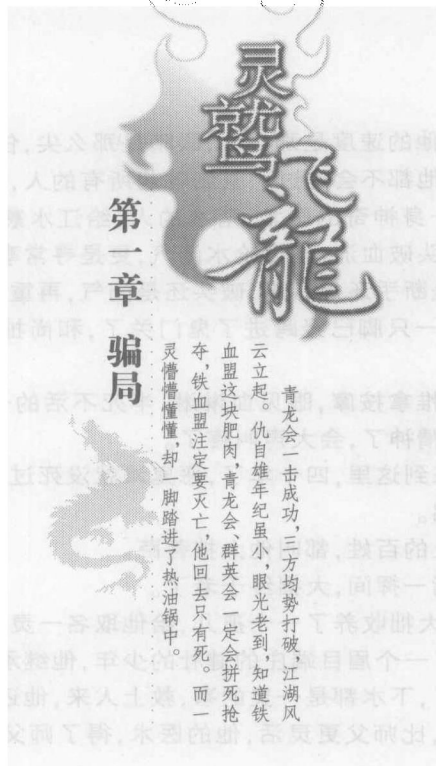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就给他个绝户计。”这几个字从朱芷牙缝间一个个迸出来：“五大派竟敢支持太子和我作对，太不识相了，用万幻千魔阵，将五大派和寒月清一网打尽。”

### 292 尾声

一灵掀开盖头，露出寒月清、李青瑶、绿竹三张玉脸，绝世容光，含羞带笑，春意融融。一灵牵了三女的手，对群雄道：“今日天龙大会，却是我的喜期，四十年之约就此了结，永不言战。”







嘉陵江上游本就水急滩多，到这一段，江流更急，江中又礁石遍布，明暗参差，大小不一，共有十八堆礁石拦在江中。

江上的船工给这里安上了一个骇人的名字：恶鬼滩，又叫它十八小鬼迎客。迎客的是鬼，那么主家是谁？不要问，人人知道。

千百年来，这恶鬼滩不知撞碎了多少船舶，十八小鬼更不知为阎王爷迎来了多少客人。

但近四十年来，恶鬼滩没有死过一个人。水流一样的急，船一样的碎，十八小鬼并没有偷懒或者睡着了。

只不过小鬼遇着了菩萨。

四十年前，仿佛是一夜间，江岸上多了一座小庙，一个和尚。

这和尚不知有多少年纪，也许五十岁，也许六十岁，但也许三十岁还不到。因为就算三十岁最壮盛的汉子，身手也没有他壮健敏捷，尤其是在水里。

江流本急，到恶鬼滩，多了这十八堆礁石，河道变窄，水势更急，回环旋转，咆哮若雷，仿佛恶虎出笼，又似群狼争食。

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，一旦撞船落水，水性再精熟的老船工，也只有闭目待死的份。江水蕴含的力量，决非人力所能抗衡，人在水中，完全没有挣扎的余地，有再好的水性也没有用。

但这和尚却不同，仿佛他身上附着大力神魔的魔咒，又仿佛他根本就是江水的一部分，湍急的江水，万钧的力量，对他不起丝毫作用。

一旦有人撞船落水，他就会跳入江中，将人救起来，他在江中轻快地游动，姿势优美灵活，只有水中的游鱼能够比拟，而动作的悠闲沉静，则可与最自信的老渔夫相提并论。他有一只羊皮筏子，用一根绳子系了斜背在身上，救起的人，都放



在羊皮筏子上。他的速度是那么快，眼睛是那么尖，任何一个落水的人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婴孩，他都不会漏过。直到救起所有的人，他才游回岸上。

和尚还有一身神奇的医术，落水的人，给江水裹着在礁石上一摔一撞，不是筋折骨裂，就是头破血流，至于呛水闭气，更是寻常事。

然而不论是断手还是断脚，破头还是闭气，再重的伤，和尚都有办法，甚至就是完全咽了气，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鬼门关了，和尚扯着他另一只脚，也硬是能将他拉回来。

针灸草药，推拿按摩，眼见血淋淋、半死不活的一个人，给和尚三两下一弄，立即就活了，有精神了，会大声叫疼了。

自从和尚来到这里，四十年了，恶鬼滩就没死过一个撞船落水的人。

和尚名大拙。

但这条江上的百姓，都叫他大拙菩萨。

四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大拙终于老了。

十多年前，大拙收养了一个孤儿，给他取名一灵。是俗名，也是法名。

一灵长成了一个眉目端庄的健壮的少年，他继承了师父的衣钵。这几年间，大拙不再下水了，下水都是一灵的事，救上人来，他还帮着师父诊治。所有的人都说，一灵在水里，比师父更灵活，他的医术，得了师父的真传，也几乎跟师父相差无几。

听了这样的话，大拙脸上便会露出宽慰的笑容，而一灵，总是嘻笑着搔搔头，他还不好意思呢。

大拙建的庙很小，后墙是一块大青石，前面空荡荡的，门也没有，虽然江面尽收眼底，能随时发现撞礁的船只，但江风也是无遮无掩地直灌进来。

庙小到甚至不能摆下一张床。事实上大拙也根本没有床，他以打坐代替睡觉。收了一灵，师徒俩就背靠背打坐到天明。

但这一年，大拙突然不和一灵背靠背打坐了，他靠着大青岩坐着。

这一年，大拙什么也不干了，别说下水救人，就是一灵救上人来，他也不再帮忙诊治。

他坐在那里很少动，甚至饭也不大吃了，往往十天半个月，吃不了一小碗稀饭。

他真的老了，很老很老了。

如果有心人记着，就会发现，这一年，正是他来这里的第四十个年头。四十年的日出日落，搏风击浪，他终于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

一灵很悲伤，却又不知该怎么办。他今年十六岁，要懂事不懂事。但有一件事他心里很清楚，师父，很快就要离开他了。

他还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师父的身子，似乎在不停地往身后的大青岩里面钻。大青岩坚硬若钢，铁家伙砸上去，仅留下几点印子，但大青岩在大拙瘦弱的身子面前，却退缩了，无声无息地往里陷进去。

终于有一天，大拙的身子，完完全全地嵌进了大青岩里。

这一夜，月色如霜，青蒙蒙的江面上，江水安静了许多，水流呜咽，就像在叹息。

大拙让一灵坐在自己面前。

“孩子，我很高兴，你长大了。”他苍老潮湿的眼神里，有着无边的慈爱和欣慰。

“你是个孤儿，我只知道你姓王，一灵是我给你取的，是法名，将来你要还俗，也可以作你的俗名。”

“今夜我就要离开你了，孩子。我活了一百零八岁，前半生杀人如麻，后半生救的人，我也没数过，不知能不能赎我的罪孽。待一会儿，看来接我的，是佛祖，还是江中的这十八个小鬼，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他轻轻地笑了一声。

一灵泪如泉涌：“不，师父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不会的。”

大拙微微笑了：“孩子，这是佛祖的旨意，师父虽然离开了你，但师父的许多东西，却都留在了你的身体里，因此也可以说，师父并没有离开你。”

一灵眼泪簌簌地往下落，要明白，却又似不明白。

大拙看着他稚嫩无助的眼光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一灵，今天你舍不得我，但日后，你说不定会恨我的，恨我留在你身体里的那些东西，带给你无穷的烦恼。不过那也说不定，人是会变的，何况你还小，一切都还没定型。你是恨我还是感激我，再过两三年就知道了，不过我希望你还是恨我的好，否则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抬头看着天上的冷月，过了好一会，又微微地叹了口气。

一灵怔怔地看着师父，师父话中的意思，有许多他都不懂。经年搏击江浪，十六岁的他，体格雄壮犹胜过一般的壮年汉子，但居处一隅，行善积德，心地纯朴，较之市井中十一二岁的小儿，只怕还要单纯得多。话中的机锋若是太多，他就实在是弄明白了。

“不，师父。我决不会恨你的。”他的话斩钉截铁，正是热血少年常有的语气。

大拙转过眼光，看着他，露出慈爱的笑意。

“好吧，孩子，不管将来会怎么样，我先交待你一些事情。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庄重无比，一灵坐正了身子，凝神听着。

“明天，你动身往北，到少林寺去，见到他们的住持方丈，问一个人，大愚禅师，看他还在不在。大愚若是还在，你想法见到他，将‘苦海神灯’演给他看，看他有没有破法。”

“苦海神灯？那是什么？”一灵皱起了眉头，但随即脑中突然电光一闪，一些奇怪的姿势突然冒了出来。这些姿势非常的古怪，或者说好笑，他如果不是疯了，好好的，绝不会做这些样子出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一灵对自己脑子里突然出现的古怪现象惊讶无比，张大了嘴，呆呆地看着师父。

大拙也正在看他，眼光犹如两道冷电，好像直要看到他心里去。一灵又吃了一惊，他从来没见过师父有过这样的眼光。

他惊讶莫名的样子，全落在了大拙的眼里，大拙笑了，眼光又变得苍老、慈爱。

“孩子，不要怕，师父一生的积累，都转到了你体内，东西多了，可不止这一点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，“不管大愚有没有破法，你都回来，回到江上来，伴着师父，你脑子里的那些东西，只要不受到激发，不会自动冒出来，就让它们跟着你，自生





自灭吧。这是天意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”

大拙停了一会，又道：“如果大愚死了，你就到泰山去，等到明年的二月初二，龙抬头的日子，天下英雄聚会泰山之顶，你注意看着，有没有一只巨大的金鹫飞来，如果有，你将‘回头是岸’演给骑金鹫的人看，看她能不能破。如果没有，你还是回来，伴着师父。”

大拙说到“回头是岸”，一灵脑中立即涌现出一些持剑的姿势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剑，但他觉得，这些姿势非常的优美，如果自己使出来，一定非常的好看。

大拙侧头看着遥远的天际，缓缓道：“她是一定会来的，孩子，你这一生，注定不会平凡。”他看向一灵的眼睛，一灵愣愣的眼光里懵懵懂懂，就像一张白纸，又像一块璞玉。他摇摇头：“孩子，你有得苦头吃了，那些魔头，哪一个不有一身惊天动地的本事？哪一个又肯轻易服人？受了四十年的委屈，哪一个又不想伸头吐吐冤气？唉。”他叹了口气，远远的江面上，竟似乎也起了一层淡淡的皱纹。

大拙闭上眼睛，良久，不再说话。

月到中天。

大拙突然睁开眼睛：“阿弥陀佛，一灵，到江边打桶水来。”

“哦。”一灵应了一声，起身打水，心里奇怪，想：“师父要水干什么？”

到江边，方沉下桶子去，耳边突然响起师父慈祥的声音：“一灵，师父去了。师父给自己造好了坟墓，你洒上江水，也就成了。明日太阳出来，你就走吧，一灵，好孩子，好自珍重。”

“师父。”一灵一声痛叫，翻身扑回，他的身子犹如闪电，只是他自己并没有觉得。

大青岩前，已没了大拙的身子，大青岩平滑如镜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谁也不会相信，就在刚才，这大青岩还凹进了一块，里面还坐着一位老僧。仅是大拙禅座前面的青石板凹进了一块，仿佛平空间给人铲去了似的。

一灵脑中的一些知识告诉一灵，师父是用大天龙爪抓碎了面前的青石，然后吸到自己身上，给自己建造了这座独特的石棺。

“师父。”一灵扑过去，冰凉的青石粉，隔开了师父温暖的身体，慈爱的目光。他恨不得将石粉抹掉，挖出师父，但理智告诉他，不能这么做。

一灵号啕大哭。江水呜咽，山谷回应，似乎也在陪着他落泪。

过了好久好久，一灵慢慢地走向江边，慢慢地打了江水，轻轻地洒在石粉上。

水浇上去，石粉发出滋滋的轻响，由灰转白，由白转青，终于与大青岩变成了同一个颜色，也变得一样的坚硬。

“这是天龙神罡的阳火在起作用，阳火遇水，练石如铁。”一灵脑中的念头如灵光闪过。

“师父。”一灵趴下叩头，然后就那么坐着，呆呆地看着石壁，渐渐的，石壁不见了。师父又出现在他面前，依旧慈祥和蔼，对着他微笑。

太阳出来了。阳光照在江面上，反射出来，光芒闪烁，如金蛇乱舞。水光映在大青岩上，不住晃动。一灵眼光一花，摇摇头，面前只有大青岩，没有师父。

“师父没有了。”一灵对自己说，他少年的心里，说不出的悲痛，回头看看太阳，阳光刺目。

“师父，我听你的话。这就上少林寺去。”一灵趴下再叩了三个头，爬起身来收拾东西。

他也没什么要收拾的，不过两件换洗衣服，几两散碎银子，他师徒救人无数，感恩的人敬奉银两的不少，但大拙不是推辞不受，就是接济了其他的遇难者，没什么积蓄。

一灵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背了，又在师父灵前流连了一回，跨出小庙。

便在这时，远远的几条人影疾奔过来，身法轻灵，不是普通人，是武林健者。

这几人直奔小庙而来，一灵驻足观望，看得清楚，共是六个人，一个四十来岁的锦衣汉子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四个劲装武士。锦衣汉子执剑，劲装武士持刀，身上都是血迹斑斑，衣衫破裂，显是经过一番剧斗。那少年服饰华贵，身上一尘不染。

六人奔到近前，锦衣汉子目光如电，在一灵脸上一扫，道：“你是庙里的和尚么？”一灵点点头。锦衣汉子回头看那少年，道：“少盟主，进庙里歇一会。”看着一灵，“小师傅，讨碗水喝。”

一灵心里这时候实不愿陌生人去打扰师父，但他是做惯善事的人，略一犹豫，仍然转身进庙，那少年却喝住了他。

“站住。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一灵转身行礼，“少施主有何吩咐？”

“你背着包袱干什么？你不是这庙里的和尚。”这少年眉清目秀，长相甚佳，眼光却尖锐逼人，直盯着一灵。

“阿弥陀佛，少施主，我是这庙里的和尚，背着包袱是准备出门。”

“上哪去？”

“往北。”

“哪个地方？”少年紧逼不放，语气严厉，似乎在审犯人，换作别人，一定会着恼，一灵久受佛门宽容之心熏陶，还没学会生气，略一犹豫，道：“到少林寺去。”

少林寺威名震天下，六个人都是一震，那少年冷然一哼，道：“想不到这小和尚竟还是少林弟子。”

一灵摇头：“我不是少林弟子。”

少年奇了：“那你到少林寺去干什么？”

一灵道：“师父要我去的。”

那锦衣汉子突然插口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师父是大拙活佛，你师父呢？”

一灵眼圈一红：“师父圆寂了，阿弥陀佛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可惜。”那锦衣汉子也宣了一声佛号，看着那少年，点点头。意思是信得过，不必疑心。

那少年却仍然不肯进庙，眼光在一灵身上一绕，俯身到锦衣汉子耳边，耳语数声。那锦衣汉子面有难色，道：“怕他不肯，而且……也不像。”

那少年眼光如刀：“这点小事也做不好，你还能做什么？”

锦衣汉子面上一红，略一思索，跨上一步，手中已捧了几张金叶子，道：“我家少盟主早闻大拙菩萨慈悲之名，闻他圆寂，心实伤感，一点小小心意，略表哀思，请小师傅收下。”



一灵心中感激，合十为礼，却不收他的金叶子，道：“施主诚心，小僧代师父谢了，但金叶子小僧不能收。”

锦衣汉子急了，道：“小师傅先请收下金叶子，我们还有事要求小师傅呢。”

一灵道：“金叶子不能收。施主敬重小僧师父，小僧感激不尽，施主有事尽管说，小僧定当尽心竭力。”他敬重师父，连带对敬重师父的人也存了满心好感，况且他又是做惯好事的人，没什么机心，一口应承。

锦衣汉子瞟着一灵，面有难色，道：“这件事很为难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突然叹了口气，“唉，算了，还是我们自己承担吧。”

一灵急了，道：“小僧不怕难，施主尽管说。”

锦衣汉子犹豫一会，道：“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家小主人激于义愤，打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，却怕回家给老爷夫人骂，就想了一个主意，要找一个人扮成他的样子代替他。等那个恶霸找上门去，一看人不对，自然无话可说，老爷夫人也不会骂人了。”

这番话若在江湖老手耳中听来，自是漏洞百出，但哄一灵却是恰好。一灵欣然点头，道：“恶霸仗势欺人，该打，这事不难，小僧愿意尽力。”那少年本已沉下脸去，闻言顿时喜笑颜开。

锦衣汉子大喜，瞟一眼那少年，道：“果然是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大拙菩萨是菩萨心肠，小师父也是菩萨心肠。小师傅，请到庙里，和我家小主人换过装束。”

四个劲装武士在外守望，一灵、锦衣汉子、那少年三个入内。一灵和那少年换过衣服，一灵身子较大，不免显得紧巴巴的，又是头一次穿这样华贵鲜艳的服饰，又新奇，又别扭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

那少年扫一眼一灵的光头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匕，握住自己头发，三两下剃下，竟是剃得干干净净，匕首锋利固是一功，手法之巧，也着实了不起，锦衣汉子面露钦佩，一灵却是视若不见，只道：“施主怎么把头发剃了，唉，可惜。”

那少年又从怀中掏出一个瓶子，连头发一并递给锦衣汉子，道：“给他粘起来。”那瓶子中装的不知是什么，极有黏性，锦衣汉子将它往一灵头上一抹，再将头发粘在一灵光头上，竟然一粘就牢，再扎上英雄巾，一个小和尚，转眼就成了一个俗世佳公子，虽然有些别扭，不过若不细看，还真看不出来。

锦衣汉子和那少年对望一眼，眼中均有喜色。锦衣汉子道：“你服饰改了，名字也得改过来了。一路上若有恶霸的人阻拦，你就自称仇自雄，是铁血盟的少盟主，你不要怕，有马龙四兄弟保护你，恶霸拿你无可奈何。我们并不是怕，只是想让那恶霸上一个大当，你知不知道。”

一灵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锦衣汉子看一眼那真仇自雄，差一点就要乐得打哈哈，给仇自雄眼光一瞪，强自克制，道：“便请小师傅，不，少盟主启程上路。”出得庙来，叫过那四名戎装武士，道：“马龙，你四个保护少盟主沿江上行，直达总堂。”随即又低声嘱咐一番。

一灵随着马龙等四名武士，依依不舍地离了小庙，直到去远。仇自雄才和那锦衣汉子相对哈哈大笑。

“笨蛋。”仇自雄笑道，“当真是世间少见的笨蛋。”



锦衣汉子谄笑道：“亏得少盟主想这一个主意，叫这小笨蛋挡灾，我们就能抄近路平安返回了。”

仇自雄扫一眼那锦衣汉子，道：“张伯当，你也把头发剃了，到庙里找老和尚的衣服换上，我们过江去。”

张伯当一愣：“过江，为什么，我们得加紧赶回去啊。”

仇自雄一声冷笑：“回去干什么？送死啊，如果我猜想得不错，青龙会这边得手，那边群英会就会长驱直入，直捣咱们的总堂。”

张伯当吃了一惊：“少盟主是说，青龙会，群英会联手对付铁血盟？”

仇自雄哼了一声：“傻瓜，一盟两会三方对峙，势均力敌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这次爹爹轻身冒险，致为青龙会所乘，身边好手或死或遭擒，铁血盟实力大衰，群英会若不趁火打劫，除非是鬼迷了心。”

张伯当呆了一呆，哽咽道：“可怜盟主身首异处……”

“活该。”仇自雄突然大叫。

张伯当一愣，叫道：“少盟主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仇自雄狂暴地叫，“别以为是我爹爹我就不敢骂他。身为一盟之主，不善自珍重，致为敌所乘，他也是个笨蛋，蠢猪。”

张伯当看着他扭曲变形的脸，不自觉地心中发寒，退了一步。

铁血盟上下提起盟主仇天图身边的铁血亲卫首领张伯当，人人都要又敬又畏地翘起大拇指。张伯当钢骨铁血，忠勇无双，只要盟主一声令下，刀山火海他也敢跳，油锅地狱他也决不皱一下眉头。

但这几天来，陪着这个少年，张伯当却时不时地感到心虚胆寒，铁血钢骨的一条汉子，也快要变成一个懦弱小人了。

过了好一会，张伯当问道：“少盟主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扮和尚，过江，躲过青龙会追杀，上大雪山找我的师祖红衣老祖，只要师祖功成出关，铁血盟哪怕死尽死绝，也仍可复兴。最主要的，明年二月初二，龙抬头的日子，隐伏了四十年的潜龙将飞升成天龙。四十年啊，多少绝世之雄望天空叹，而明年的二月初二，泰山天龙大会上，一切都会改变，正是我大显身手的好机会，哈哈哈！”

二月初二，龙抬头，天龙大会。

这是天龙在四十年前与大愚罗汉的约定。

天龙，四十年前的绝世之雄，手创天龙教，统一黑道七百四十八帮，属下三坛十五香堂共百万弟子，无数枭雄巨霸，俯首称臣。便在天龙欲借势更展雄图之际，少林大愚罗汉率侠义道五大派于泰山绝顶向天龙挑战，声言天龙若单打独斗能赢了他，他便率五大派俯首称臣，天龙彻底统一黑白两道；天龙若赢不了他，则天龙需解散天龙教并约束属下，让江湖安静四十年，四十年后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泰山之巅再决雌雄。

这于天龙并不公平，但天龙却一口答应了他，约战泰山之巅。战前，江湖惟一保持独立的另一股势力灵凤宫主灵凤也赶了来，更提赌注，她若赢，则天龙需娶她，而大愚需还俗，废弃近百年禅修，重食人间烟火；她若输，终生不出灵凤宫一步。



三人反反复复，赌斗七天七夜，最终是个平局。

天龙遵守约定，解散天龙教，并约束手下隐身湖泽，待四十年后重决雌雄。灵凤亦返回灵凤宫。

四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明年二月初二，便是重决雌雄之时。

天下英雄，都在等这一天。

仇自雄仰天狂笑，张伯当不敢接口，剃了头发，到庙中找套僧装换上，跟仇自雄过江。

当今武林帮会组合中，以铁血盟、青龙会、群英会三个帮派势力最大，群英会雄峙冀北，燕赵好汉，群英荟萃，活动范围遍及黄河以北。青龙会觅食江南，最多的是水上的好汉，青龙旗插遍长江之南。而在这两者之间，长江之北，黄河之南，便是铁血盟的地盘。虽然散处这三派之间还有成百上千的帮派，但都成不了什么气候。

三派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势均力敌。虽然磨擦不断，大的火并却也没发生过，因为任何两派倾力一击，都要防着第三派捡现成的便宜。

十年前，铁血盟盟主仇天图将六岁的独子仇自雄偷偷送到大娄山乌云观，拜在红衣老祖大弟子风林门下，学习大雪山惊世之技冰雪神功。

因四十年期限已到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仇天图胸怀大志，偷过长江，一为探望儿子，二为与风林相商，要上大雪山拜望红衣老祖，商议个对策。不想事机不密，乌江中伏，一则青龙会出动全门精锐，倾力一击，仇天图寡不敌众；二则水上功夫稍逊一筹，竟然全军覆灭，仇天图自己也身首异处，所带四大护法，三死一遭擒，四十名铁血亲卫，除张伯当率四卫护着仇自雄冲出重围，余者死了个干干净净，连带风林也遭了灭顶之灾。

青龙会一击成功，三方均势打破，江湖风云立起。仇自雄年纪虽小，眼光老到，知道铁血盟这块肥肉，青龙会、群英会一定会拼死抢夺，铁血盟注定要灭亡，他回去只有死。而一灵懵懵懂懂，却一脚踏进了热油锅中。

其实嘉陵江两岸已是铁血盟的地盘，所以张伯当知道大拙菩萨。铁血盟总堂在秦岭西段，紧靠汉中。回总堂，陆路须横越大巴山。走水路，沿江上溯，则要轻松得多，但面临青龙会的追杀，又如何敢走水路。

仇天图四十名铁血盟亲卫，四人一组，均是精挑的好手。马龙这一组，有两个是弟兄俩，刘雄、刘英，另一个叫高统虎，马龙是组长。

四人护着一灵，不走水路，沿江翻山而行，一日疾赶，到了一个小镇，铁血盟两江分舵设在这里。

铁血盟下设血魂、血影、血煞三堂，每堂辖三坛九舵，两江分舵属血魂堂魂飞坛，舵主是巴山猿袁猛。

马龙对一灵道：“我们到镇上歇一会儿，叫两江分舵兄弟拜见少盟主。”

马龙早得吩咐，所谓叫分舵主兄弟拜见少盟主，乃是故意要泄露行踪，让青龙会的人知道。

可惜一灵是全不明白，双手连摇，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又不是真的少盟主，怎么敢当。”

马龙看他一副情急的样子，又笑又叹，故意板起了脸，道：“少盟主请不要这

样，现在小的们心里，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少盟主，叫下属拜见接待，那还是他们的光彩，是不是？”他冲刘家兄弟三个一使眼色，三个一齐附和，道：“是，是这样的。”

一灵为难地搔搔头：“可他们认得真的少盟主的，揭穿了可不好意思。”

马龙摇头：“少盟主六岁离家学艺，除了盟主本人，便是三堂堂主也不认得。”

远远的树丛后，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们，听了马龙的话，那双眼里迸射出奇异的光彩，可惜马龙等人都没看见。

当下高统虎领路，刘家兄弟押后，马龙紧跟着—灵，进入镇中。

巴山猿袁猛真似一个巴山人猿，五大三粗，眼似铜铃，遍体黑毛。对上切口，马龙报出身份，袁猛扑身拜倒，痛哭道：“盟主英雄一世，不想竟遭了贼子暗算……”

—灵手足无措，慌忙扶他起来，叫道：“莫哭，莫哭。”但突然想起，人家哭的是他主人，他有什么资格叫人家莫哭，一时顿觉无话可说。

袁猛心情激动，一把抱住—灵，叫道：“天幸少盟主无恙，请少盟主下令，尽起全盟七万兄弟，为盟主报仇，袁猛愿为前锋，与青龙会贼子决一死战。”忠勇之态，溢于言表，但—灵这少盟主是假的，如何敢置一辞，看着马龙，一脸为难。

马龙道：“袁舵主忠勇之心可嘉。但少盟主首先得尽快赶回总堂，会齐三堂堂主，商议对策。袁舵主不可以急于报仇，最好先领兄弟们隐伏待命，同时为少盟阻挡追兵。”

“还有追兵？”袁猛怒眼圆睁，“都交给姓袁的，青龙会的贼子只要敢来，老子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便在这时，门外一声冷笑：“吹得好大口气，你一个巴山人猿，算个什么东西？”

袁猛发须尽竖，倏地转身，一步跨出，身子已到门边，铁拳顺势猛击。

他身子虽粗大，手脚却是灵活之极，加之经验丰富，竟于不声不响间占到了先机。他一拳击出，外面一个青衣汉子恰好扑进，便以自己送到他拳头上来。

那青衣汉子一声惊喝，双掌齐出，与袁猛铁拳一接，蓦地倒地翻出去，后面又有两个青衣汉子扑到。袁猛右拳收，左拳出，于一瞬间，连击八拳。他身材高大，恰似一扇门板，拳力强猛，那两个青衣汉子功夫不弱，但接连抢攻，却进不了大门一步，只急得连声怒叫。外面呼叱声四起，则是两江分舵的弟子与青龙会的追兵动上了手。

马龙四个早已执刀在手，见袁猛堵住大门，马龙道：“少盟主，我们从后门走。”蓦地里耳边阴恻恻一声长笑：“还想走。”青影一闪，一个青衣老者竟从袁猛拳网中穿过，闪电般到了一灵面前，伸手便抓。

马龙心中一跳，知道青龙会的高手到了，虽惊不畏，跨前一步，金刀当头猛劈，两边刘氏兄弟双刀也如旋风般卷到。

仇天图铁血亲卫武功固然不错，最难得还是忠勇专一，悍不畏死。青衣老者爪先至，马龙刀后发，他却是不挡不避，金刀全力劈下，竟有同归于尽之心。

青衣老者一声冷笑：“好。”双手齐舞。马龙等只觉虎口一麻，三把刀一齐脱手飞出，人也蹬蹬后退。青衣老者手臂一长，五指已到—灵喉前。

便在这时，袁猛一声怒吼，蓦地里回身扑上，一把箍着了青衣老者腰身，抡着嗖地转了一圈。青衣老者手爪差着半分，再次无功。



青衣老者武功远在袁猛之上，原想袁猛给外面的人牵住了手脚，未加提防，不想袁猛全不顾腹背受敌，行此险招，功败垂成，又羞又怒，上身猛然拧转，一掌劈下，正击在袁猛后心。

活动于大巴山一带的巴山人猿以力大毛粗、刀剑难伤闻名于世。袁猛外号巴山猿，外家铁布衫的功夫登堂入室，普通刀剑砸上，印子也不留下一个，更别说拳脚。但给青衣老者蕴含内力的手掌劈中，却是鲜血狂喷。他也当真勇悍，竟是不松手，大叫道：“少盟主，快走。”

青衣老者给他抱住了，挣之不开，恼羞成怒之下，接连猛击数掌。袁猛心肺欲裂，猛地里口一张，一口咬在了青衣老者腰间。

青衣老者极为干瘦，身子还不及袁猛的三分之一大。他腰子小，袁猛的口却大，这一口下去，差点将他半边腰子都咬在了嘴里。

青衣老者一声痛嗥，手掌疯了一般不绝劈下，袁猛早已神智昏迷，却是死不松口，反而越咬越紧。

一灵在嘉陵江上救人，恶鬼滩水势之猛，虎豹难及万一，他也夷然不惧，但见了这两个人的浴血死拼，却是心胆俱颤，全身发软。这等人间惨剧，他一个心纯如纸的少年见了，如何不怕。

青衣汉子接二连三抢进，马龙喝声“走”，金刀猛劈，晃起一片刀光。高统虎开路，刘氏兄弟护着一灵，从后门冲了出去。

镇后即是山林，高统虎奔在前面，两边深草里突然数枪齐出，高统虎猝不及防，连中数枪，眼见不活了。

十余条青衣汉子从林中抢出，刘氏兄弟双刀齐出，缠在一起。马龙在后面掩护，见林子里竟也伏有青龙会的人，又惊又怒，一声怒喝，猛劈数刀，回身几个起落到了林边，一刀劈翻了一个青衣汉子，拉了一灵的手，抢先开路，金刀虎虎，勇不可挡，直冲入林中，蓦地里一个踉跄，原来腿上中了一枪，顿时鲜血长流。

在青龙会如此疯狂的追杀下，腿脚不便，必死无疑，马龙情知无幸，又惊又怒，大叫道：“快走，不要都死在这里。”挥刀挡开刺来的数杆长枪。

他叫的是刘氏兄弟，一灵是个假冒的少盟主，吸引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，死活便无关紧要。不过一灵听不出来，此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一躬身从一枝枪下钻过，一把负起马龙，迈步便跑。左侧树后嗖地刺出一枝长枪。这偷袭的家伙极富经验，一枪刺出，恰是一灵身在中途，前脚未落实，后脚力已尽。

马龙在一灵背上看得清楚，眼一闭，心想：“完了。”在他看来，别说一灵这身无武功的小和尚，就是一般的武功好手，逢此新力未生旧力已尽之际遭遇偷袭，也只有闭目待死的份。

一灵陡见明晃晃的一枝钢枪等在中途，也是惊慌失措，蓦地里脑中灵光一闪，身与意会，也不知哪里来生出一股力道，身子嗖地加速，风一般掠了过去。

眼见必中的一枪却连一根人毛也没刺着，使枪汉子从树后探出头来，瞪目结舌，恍似见了鬼。

马龙睁开眼来，暗叫：“侥幸。”却已是满头冷汗。他腿受了伤，手能动，勉力挣扎，未必就死，但给一灵背在背上，那枪刺来，两人的体重加上一灵的冲势，只怕钢枪从一灵左胸穿进，要从他右胸穿出了。